

藥味集

周作人著



新民書館刊

藥

味

集

民國卅一年三月廿日 印刷
民國卅一年三月卅日 發行

藥味集

定價二圓八角

著者 周作人

發行兼
印刷人 祝惺元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印刷所 新民印書館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發行所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新民印書館

電話代表西局二一三〇



版權所有



藥味集序

鄙人學寫爲文章，四十餘年於茲矣。所寫的文字，有應試之作，可不具論，有論文批評，有隨筆，皆是寫意之作，有部分的可取近來覺得較有興味者，乃是近於前人所作的筆記而已。其內容則種種不同，沒有一定的界限。孔子曰，吾少也賤，多能鄙事。鄙人豈敢高攀古人，不過少也賤則相同，因之未能求得一家之學，多務雜覽，遂成爲學藝界中打雜的人，亦不得已也。若言思想，確信是儒家的正宗。昔孔子誨子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鄙人向來服膺此訓，以是於漢以後最佩服疾虛妄之王充，其次則明李贄，清俞正燮，於二千年中得三人焉。疾虛妄的對面是愛真實，鄙人竊願致力於此，凡有所記述，必須爲自己所深知

確信者，才敢著筆，此立言誠慎的態度，自信亦爲儒家所必有者也。因此如說此文章思想皆是國粹，或云現代化的中國固有精神，殆無不可。我很怕說話有點近於誇大，便不足取，但是這裏實在是很謙虛的說的，只因不願虛僞的謙遜，故或不免過於率直耳。自丁丑至庚辰此四年中，陸續寫有六十餘篇，茲因書局之需，擇取其三分之一，得二十一篇，公之於世，題名曰藥味集。拙文貌似閑適，往往誤人，唯一二舊友知其苦味，廢名昔日文中曾約略說及，近見日本友人議論拙文，謂有時讀之頗感苦悶，鄙人甚感其言。今以藥味爲題，不自諱言其苦，若云有利於病，蓋未必然，此處所選亦本是以近於閑適之文爲多也。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作者自序於知堂。

目次

著者照影

序

關於朱舜水

廿九年七月

一

關於陶笥厂

廿六年五月

三

關於楊大瓢

廿九年六月

三

關於范愛農

廿七年二月

三

玄同紀念

廿八年四月

四

記蔡子民先生的事

廿九年三月

五

元元唱和集

廿九年八月

六

四鳴蟬

廿九年十一月

七

老老恒言

廿九年三月

八

鮓話

廿九年四月

九

春在堂雜文

廿八年十一月

一〇

禹跡寺

廿八年十月

一一

賣糖

廿七年二月

一二

撒豆

廿九年九月

一三

上墳船

廿九年六月

一四

緣日

廿九年六月

一五

蚊蟲藥

廿九年八月

一六

炒栗子

廿九年三月

一七

野草的俗名

廿六年八月

一八

談俳文

廿六年四月

一九

再談俳文

廿六年五月

二〇

日本之再認識

三十年十二月

二一

關於朱舜水

朱舜水是我們的大同鄉，他與王陽明都是紹興府屬餘姚縣人，在民國成立前後特別受國人的崇敬，杭州清泰門內立祠，遺書重刊，大概都是民國一二年間的事。我雖然想蒐集鄉賢著作，但是願大而力薄，所收只能以同在府城的山陰會稽爲限，此外如蕭山之毛西河王南陔，餘姚之黃太沖邵念魯，目的是在於買書，不盡由於鄉曲之見了。舜水遺書也以同樣原因買有一部，可是不曾怎麼細看，因爲第一這是鉛字印本，雖說是吾鄉馬一浮所編校，錯

字却非常的多，讀下去很不愉快，第二朱君的節義固極可欽，其學問則非我所能懂，蓋所宗無論是王伯安是朱仲晦，反正道學總是不甚可解的。近來偶閱新井白石的東雅，見其中常引舜水說，以關於果蠃樹竹，禽鳥鱗介各門爲多，有些注明出於朱氏談綺，我這才知道他於對名物大有知識，異於一般的儒者，於是重復找書來讀，十年耽誤雖是可惜，唯炳燭之明，總勝於終身墻面，則亦正復可喜耳。

舜水朱氏談綺四冊，早見於名古屋一舊書店目錄中，十年前亡友馬隅卿君常常談及，這是什麼樣的書呢，却終未決心去買來看。近日寄信去居然買到了，寶永五年刻本，即西曆一七〇八年，

紙墨如新，不似二百三十年前物。書凡三卷，據舜水門人安積覺序文云，卷中二冊本是舜水爲水戶侯所著之學宮圖說，卷上係懋齋野傳問簡牘牋素之式，深衣幅巾之制，旁及喪祭之略，記其所聞，卷下則今井弘濟概舉所聞事物名稱，分類羅列，漢和並記，間有說明，東雅所引大抵出此，文集中有答問三卷，亦被徵引數條。安積氏澹泊齋文集中有與村篁溪泉竹軒書，以爲舜水自有其大學問大文章，此書瑣屑殊不足觀，以重違水戶侯遺教，故爲編刊，所撰序文亦是此意，而以委曲出之，如末尾所云：

「昔魚朝恩觀郝廷玉之布陣，歎其訓練有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自臨淮歿無後校旗事，此安足賞哉。覽者有味乎斯

言，庶爲得矣。」此是正統的看法，亦自有道理，但是離開了政事與理學，要知道一個人的情性，從有些微小的事情上去看，反能明瞭真相，也正是常有的事。原公道著先哲叢談卷二記朱舜水事十三條，其十一云：

「舜水歸化歷年所，能倭語，然及其病革也，遂復鄉語，則侍人不能了解。」又同卷中記陳元贊有一條云：

「元贊能嫻此邦語，故常不用唐語。元政詩有人無世事交常談，客慣方言談每諧，又君能言和語，鄉音舌尙在，久狎十知九，旁人猶未解句。」此二則所記，皆關於言語小事，但讀了却有所得，有如小像臉上點的一個黑子，勝過空洞的長篇碑傳。文集中的疏

揭論議正經文字，又陽九述略，安南供役紀事等，固足以見其學問氣節，但是集裏的書牘九卷，答問三卷，談綺三種，其瑣屑細微處乃更可見作者之爲人，是很有意思的資料。談綺卷上關於信函箋疏的式樣，神主棺木的製法，都詳細圖解，卷中說孔廟的構造，大有營造法式的派頭，令人不得不佩服。安積氏著朱文恭遺事中云：

「藏書甚少，其自崎港帶來者不過兩簾，而多闕失，好看陸宣公奏議，資治通鑑，及來武江，方購得京師所鑄通鑑綱目，至作文字，出入經史，上下古今，娓娓數千言，皆其腹中所蓄也。」在別一方面，他的常識亦甚豐富，卷下辨別名物，通徹雅俗，多非耳

食者所能知。答小宅生順書之一有云：

「來問急性子，僕寡陋無所知，於藥材草木鳥獸更無所知，然聞急性子乃鳳仙花子，不辨是非，觸手卽肆暴躁，未知是否。」此豈無所知者所能寫，至答小宅問中歷說沈速諸香，尤爲不易，無怪今關天彭文中疑舜水留滯安南係在經商，故熟悉香料也。答野節書中云：

「敝邑青魚有二種，乃池沼所畜，非江海物也。其一螺螄青，渾身赤黑色，鱗大味佳，大者長四五尺。其一尋常青魚，背黑而腹稍白，味次之，畜之二年可得三四尺，未見其大者，以其食小魚故不使長久。」案范嘯風著越諺卷中水族部下云：

「鯖魚又名螺螄青，專食螺螄，其身渾圓，其色青，其胆大涼。」此螺螄青正是越中俗語，不意范氏之前已見於舜水文集，很有意思。談綺卷下天時部首列「零糖」，下註和語，蓋是冰柱。越諺云，「呼若零蕩」，此俗名通行於吳越，若見諸著錄，恐亦當以此爲最早矣。記聖廟建築那麼細緻嚴密，說名物時又多引用俗語，看似抵忤，其實乃出於誠篤切實，二者反可互證也。遺事中云：

「文恭自持嚴毅，接人和愉，與客談論，間及俚諺嘲笑之事。」「不能飲酒，而喜客飲，時或對棋，棋不甚高。」此所寫皆有趣味，有頰上添毫之妙。遺事中記舜水所述祇好州蘇作判通一詩，又一則云：

「有媒人極言女子之姣，娶之而醜，夫家大怒，欲毆媒人，其人罵曰，花對花，柳對柳，破囊箕對生苕帚。生音芝，俗字，猶言敝苕帚也。」案於此可想見舜水之風趣，欲使異邦學子領取此諧味固亦甚難，則其寂寞之情亦可想也。生字音芝訓敝，今無可考，易餘籥錄卷十引顧黃公白茅堂文集書徐文長遺事云：

「文長之椎殺繼室也，雪天有童踣灶下，婦憐之，假以褰服，文長大冒，婦亦冒，時操權取冰，怒擲婦，誤中婦死。縣尉入驗，惡聲色問權字作何書，文長笑曰，若不知書生未出頭地耳，蓋俗書權作生也。尉怒，報云用生殺，文長遂下獄。」注云，權音瞿，釋名云，四齒杷也。案今越中不知有鐵器名瞿者，四齒杷農夫掘